

徐則臣《北上》： 外域視角看中國

青年作家、《人民文學》副主編徐則臣的最新長篇小說《北上》，以三十餘萬字的篇幅，書寫了流貫南北的京杭大運河穿越百年的命運古今，一段運河之旅展示了外域視角下的中國。北上這個「北」，不僅是地理之北，也是文脈之北、精神之北。而他作為一名「建構性」作家，也在多年的創作中將視角不斷放遠，試圖描繪出這個看起來越來越澄明的社會和世界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

徐則臣被認為是中國「70後作家之光榮」，其作品被認為「標示出了一個人在青年時代可能達到的靈魂眼界」。從開始創作以來，徐則臣佳作不斷。小說《如果大雪封門》榮獲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短篇小說獎。長篇小說《耶路撒冷》獲老舍文學獎，《王城如海》則被香港《亞洲週刊》評為「2017年度十大中文小說」。

「百年前一個風雨飄搖的中國被迫捲入了全球化的過程。只有中國人眼中的中國是不夠的，我想借助一個外來者的視角看那時的我們。我想看一看那時中國人和運河的關係是什麼。漕運廢止一百年後，我們該如何重新看待大運河。」徐則臣說：「運河不只是條路，它是你認識世界的排頭兵，它代表你，代替你去到一個更廣大的世界上。」

從運河看世界

《北上》講述了公元1901年，意大利旅行冒險家保羅·迪馬克以文化考察的名義來到了中國，與本書的主人公一謝平遙開始了一段運河之旅。《北上》以歷史與當下兩條線索，講述了發生在京杭大運河之上幾個家族之間的百年故事。杭州、無錫、淮安、北京……這些運河邊的城市，還有婚俗、船事、水文、地理、景觀、攝影、戲曲、繪畫、收藏、考古，由南到北，從古至今，包羅萬象，中國的歷史、運河邊的故事也慢慢聚到這條河流上。徐則臣的恩師曹文軒認為，《北上》以一部可聞可看可觸摸的運河史折射出來一段中國史，這部虛構作品裡呈現出了堅不

可摧的歷史真實。

徐則臣說，寫出《北上》，前後共有4年。但從最早開始算起，要追溯到他寫作的初始，經歷了20年。徐則臣從小生活在河邊，初中時住校，校門前是江蘇最大的一條人工運河——石安運河。後來在淮安生活了幾年，他每天在穿城而過的大運河兩岸穿梭。因為對運河淮安段的見識與理解，成就了徐則臣的運河之緣。二十年來，他一點點地把運河放進了小說裡。

徐則臣不只寫運河，而是要從運河去看世界，同時也要用世界的眼光回望運河。李徽昭的一段評論非常中肯：徐則臣以一種比較的視角介入長篇小說《北上》的寫作，將兩個意大利人放置到中國運河人文歷史書寫中，由跨越一百多年的宏闊視野講述運河故事，形成了中國與西方、傳統與現代、故事與攝影多重的比較視野，同時以20世紀諸多重大事件介入到人物行動與命運中，使這部小說具有了時間與歷史的長度、題材與問題的難度、思想與藝術的厚度，可以說，在題材、思想、寫法上均是徐則臣乃至70後作家長篇小說寫作的新突破。

還原運河歷史

徐則臣說，從1997年開始寫小說，就寫到了運河，「運河是我寫作的重要背景，二十多年來，關於運河的方方面面一直在我的腦海裡儲存着、收集積累着。」徐則

臣說，但真正想到以運河為主角創作一部作品，是在《耶路撒冷》完成之後，在和朋友聊天中被「點撥」的。但創作的過程並不容易。「2014年我決定寫《北上》時，才覺得過去對運河的理解很膚淺，過去的很多認知無法派上用場。」過去是拿望遠鏡看運河，現在是用放大鏡湊上去看。」

「過去對運河的想像太籠統了。比如鎮水獸的擺放和表情，每個地方都不一樣，每隻都有它的傳說。」徐則臣說，這對寫作非常有用，或許最後不一定出現在小說中，但去過現場後再寫，內心特別篤定。

為了完成《北上》，徐則臣斷斷續續把運河從南到北走了一遍，行程1,797公里，完全是一場曠日持久的「田野調查」；涉及歷史、運河知識甚至文中一段菜系描寫，都要經過相當長時間的研究、收集資料，專家把關等諸多環節。著名評論家汪守德評價認為，《北上》既是徐則臣對歷史的還原，又是對歷史的想像。而《北上》中很多戲劇化的橋段都很適合改編成影視作品。

這也是徐則臣對自己的期許：「一個作家應該有把遠離自身經驗的東西細節化的能力。雖是着眼於雞毛蒜皮的日常，卻是以更為宏大開闊的眼光來關注。」

寫作視角「北上」

徐則臣是一位「訓練有素」的寫作者，他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研究生，「由於個人學院背景的關係，習慣性地看一些文學評論、文藝研究。」徐則臣表示：「這些對我很有用，好的學問不是告訴你應該怎麼做，而是一種啟發，一種思路。」徐則臣的小說不是「靈光一現」的產物，也不是「個人情感的傾囊而出」，而是經歷



■徐則臣分享新書的創作歷程。



■《北上》

建構性作家的成長之路

評論家傅逸塵說：「從《耶路撒冷》到《王城如海》再到這部《北上》，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種變化的趨向——徐則臣不再滿足於單純地講述故事、塑造人物，他在作品裡寄寓了更宏闊的視野和理想，試圖探尋和表達的意義也更加豐富。」

徐則臣說，很多人喜歡《耶路撒冷》，因為寫的是自身的經驗，可以從中看到自身的經歷和經驗，代入感很強，讀者可以跟着書中的主人公一起哭一起笑。這樣的作品，寫起來，難度不是特別大，只要把自己盯緊了，看清楚別人就行。

到了《王城如海》，關注雞毛蒜皮的同時，更重要的是能不能看見背後的故事，兩者之間是否能夠形成張力。這部作品關注的是日常生活，但超越了日常生活。用徐則臣的話說，為了創作這部小說，他關注了很多作家寫城市的小說，他要考察其他作家是如何書寫城市的，自己要寫的北京，要和他們區別開來。徐則臣把這部小說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之下，和他個人的生活更遠了一些。

而《北上》，距離當下更遠，如何看待歷史，看待過去，牽扯到歷史觀的問題。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，所有的歷史敘述都要從當下語境出發，在《北上》中，徐則臣要形成自己的歷史觀並呈現出來，這比過去兩部長篇創作要難得多。

一個建構性的作家，要不斷拓展不同題材的能力和經驗。徐則臣透露，他的下一部長篇小說，視角會完全放在域外。



■徐則臣考察運河。

香港大學生李惠引 敦煌圓文化傳承夢

「莫高窟長約1,700米，共有700多個洞窟……」說起3,500公里之外的世界文化遺產敦煌莫高窟，香港公開大學語言研究與翻譯專業大二級學生李惠引如數家珍。幾個月前，李惠引作為香港首批15名「敦煌實習生」之一，與莫高窟「親密接觸」6個星

期。近日，她作為「過來人」，向打算參加第二期「香港青年敦煌實習計劃」的香港大學生介紹在莫高窟擔任實習講解員的體會。

與莫高窟「老友重逢」

李惠引在香港出生長大，但對她來說，赴敦煌實習更像是「老友重逢」。「我中學時學習中國歷史，特別喜歡漢朝文化，聽老師講《河西四郡》武威、張掖、酒泉、敦煌，很想去看看，所以中學畢業時就與同學一起去敦煌畢業旅行。」

在莫高窟遊覽時，講解員的精彩解說讓李惠引對敦煌的歷史文化興趣更濃，萌生了在那裡當志願者的願望。一年後的暑假，她申請參加第一期

「香港青年敦煌實習計劃」，從100多名競爭者中脫穎而出，願望成真。

實習的前半段在密集的課程中度過。李惠引和同伴每人都有當地工作人員擔任指導老師，稱之為「師傅」。敦煌研究院的專家學者也輪番給實習學員上課，介紹敦煌的歷史、地理、藝術等各方面知識。完成學習並通過考核後，李惠引如願領到講解員專用的證件和手電筒，興奮地把這兩件物品高舉在洞窟前拍照，紀念自己「上崗」。

李惠引說，她回想起來發現，自己對敦煌的認識經歷了3個階段：第一階段作為遊客，75分鐘遊覽7個洞窟，最大的感受就是「洞窟很震撼，沙漠很漂亮」；第二階段是實習的前3個星期，「不斷上課，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個博士了，對莫高窟非常了

解。」第三階段是走上實習講解員崗位後，「遊客會問各種各樣的問題，老師也會考我一些很細微的方面，比如壁畫上這個顏料是哪裡的、當時的人為什麼這樣畫……我才知道莫高窟不是幾星期或一年時間就可以完全了解的，這裡的很多講解員都工作了十年以上。」

發揮特長推廣敦煌

真正意識到敦煌藝術的博大精深，李惠引感受到的不僅是震撼，更有對多年堅守敦煌的研究保護者的欽佩。她說，自己臨行前讀了相關書籍，了解到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守護敦煌50多年的事跡。「看書時還沒有很深的感受，但實地看了樊院長當年睡過的土炕，聽她講半夜上廁所遠遠看見狼眼睛

的綠光，再看到她現在仍不斷爭取讓更多人了解莫高窟……我覺得她一定是很用心，才會願意留這麼久。」

這群來自香港的大學生把對敦煌研究保護者的欽佩化作「為推廣敦煌出一分力」的動力。李惠引和同伴發揮外語優勢，在實習期間承擔部分莫高窟展覽說明的翻譯工作。還有同學發揮創意和多媒體特長，創作推廣敦煌的作品。

作為古今絲路的重要節點，敦煌自古以來就是多元文化交匯的地方。能在這裡接觸不同文化並發揮自身特長，李惠引備感自豪。她說，自己曾去西藏和青海旅遊，今年暑假還打算去北京實習。「我覺得應該把握機會去更多地方，了解不同的歷史文化，認識我們身處的國家。」

文：新華社



■李惠引在為遊客做講解。受訪者供圖



■敦煌研究院文化與創意研究中心工作人員陳瑾（右四）指導香港大學生製作手工文創作品。新華社



■敦煌研究院講解員邊磊（前）為香港大學生講解莫高窟歷史。新華社



■李惠引（前）作為參加實習計劃的香港大學生一員參觀莫高窟。新華社